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續世說 奸佞

宋鄭鮮之事宋武帝，帝時或談論，人皆依違，不敢難。鮮之難必切至，未嘗寬假。與帝言要，須帝理屈然後置之。帝有時慚惡變色，亦感其輸情。時人謂之格佞。魏瑯邪公主名玉儀，北齊文襄遇諸涂，悅而納之，遂被殊寵。秦魏帝封焉，文襄謂崔季舒曰：爾由來為我求色，不如我自得一絕異者。崔暹必當諫我，亦有以待之。及暹咨事，文襄不復假以顏色。居三日，暹懷札墜之於前，文襄問何用，暹悚然曰：未得通公主。文襄大悅，把暹臂入見焉。季舒語人曰：崔暹常忿吾佞，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合殺，及其自作體佞，乃佞過於吾。

北齊趙長仁參預朝政，鄺孝裕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托，屏人和語，停廢公事，人號為三佞。

北齊和士開說武成云：自古帝王盡為灰土，堯舜桀紂竟復何異？陛下宜及少壯，恣意作樂，縱橫行之。即是一日快活敵千年。國事吩咐大臣，何患不辦，無為自勤約也。帝大悅，三四日一坐朝，書數字而已，略無言。須臾罷入。

李軌遣鄧曉使於唐，聞軌被執，舞蹈稱慶。高祖數之曰：汝委質於人，為使來此，聞軌淪陷，曾無感容。苟悅朕情妄為慶躍，既不能留心於李軌，何能盡節於朕乎？竟廢而不齒。

封倫素從太宗征討，特蒙顧遇，以建成元吉之故，數進忠款。太宗以為至誠。倫又潛持兩端，陰附建成。高祖將謀廢立，倫故諫而止。後數年，太宗方知其事，治書侍御史唐劉追劾之，改謚謬，黜贈官，削實封。

崔湜，神龍初桓彥范敬暉知國政，懼武三思讒間，引湜為耳目，使伺其動靜。俄而中宗疏忌功臣，於三思寵漸厚，湜反以桓敬等計議潛告三思。桓敬等徙嶺外。湜又說三思宜盡殺之，三思問誰可使者，湜表兄周利貞先為桓敬所惡而絀，湜乃舉充此行，桓敬等聞利貞至，多自殺。

蘇味道為宰相，云：處事不欲決斷明白，若有錯誤，必貽咎譴。但摸稜持兩端可矣。時人號為蘇摸稜。

盧藏用初隱居時，往來少室終南二山，時人稱為隨駕處士。及登朝，趙起詭佞，專俟權貴。奢靡淫縱，獲譏於世。

李林甫面柔而有狡計，能伺候人主意。故驟歷清列，為時委任。中官妃家皆厚結托，伺上動靜，皆預知之。故出言進奏，動必稱旨。而猜忌陰中人，不見於詞色。朝廷受主恩顧不由其門，則構成其罪。與之善者，雖廝養下士，盡至寵榮。元宗欲罪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瑒，張九齡曰：陛下有三個成人兒不可得奈何，忍欲廢之？臣不敢奉詔。元宗不悅。林甫惘然而退，初無一言，既而謂中貴人曰：家事何須謀及於人？元宗欲加牛仙客實封兼以為尚書九齡執不可，林甫密告仙客，仙客泣訴帝後變色謂九齡曰：事總由卿！九齡頓首謝，帝曰：卿以仙客無門藉耶？卿有何門閥？九齡對曰：臣荒微賤，仙客中華之士。然陛下擢臣踐台閣，掌論誥，仙客本河湟一使，兩目不識字，若大用之，恐非所宜。林甫又退而言曰：但有才識，何必詞學？天子用人，有何不可。元宗竟相仙客，逐九齡，林甫代九齡為中書令。

元載附李輔國，已得宰相。輔國死，又結內侍董秀，多與之金帛，令探密旨。上有所欲，載必知之，承意會合，上益信任。後敗賜死，毀載父母及祖墳，斷棺棄柩，焚家廟木主。

李道古便佞巧官，早升朝籍，常以酒肴棋博游公卿門。角賭之際，偽為不勝而厚償之，故得一時虛名，而嗜利者悉與之狎。

德宗崩，順宗寢疾，深居簾帷。闈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，王叔文因王伾，伾因李忠言，忠言因牛昭容，轉相結構。事下，翰林王叔文定可否，宣於中書，擢吏部郎中韋執誼為宰相，俾執誼承奏於外，以韓泰柳宗元劉禹錫陳諫凌准韓煜唱和，曰管曰葛曰伊周，凡其黨倜然自得，謂天下無人。

熊望性儉薄，大言詭意，務進不已。時京兆尹劉棲楚以不次驟居清貴，廣樹朋黨，門庭無晝夜，填委不息。望出入棲楚之門，有同密戚陰計密畫，人無知者。文宗即位，貶漳州司戶。

元稹為江陵府士曹，為監軍崔潭峻所厚。長慶初，潭峻歸朝，出稹連昌宮詞等百餘首奏御，穆宗大悅，問稹安在。對曰：今為南宮散郎。即日轉祠部郎中知制誥。朝廷以書命不由相府，甚鄙之。無何，為翰林承旨學士。中人以潭峻之故，爭與稹交。樞密魏宏簡尤與稹相善。穆宗愈深嘉重。河東節度使裴度上疏，言稹與宏簡為刎頸之交，謀亂朝政。言甚激切。長慶二年，稹拜相。詔下，朝野嗤笑。

鄭注本姓魚，人目之為水族。以藥術游長安權豪之家，李愬鎮襄陽，得其藥力移鎮徐州，以注參決軍政。注詭辯陰狡，善探人意，然專作威福，軍府患之。監軍王守澄怒以軍情白愬，愬曰：彼實奇才也，將軍試與之語。或不如旨，去之未為晚也。愬令謁守澄，守澄初有難色，及與語，機辨縱橫，盡中其意，遂恨相見之晚。守澄入知樞密，注大用事。御史李欽奏彈注內通敕使，外連朝士，請付法司。旬日之間，章數十上，守澄匿於右軍。左軍中尉韋元素等皆惡注，左軍將李宏楚說元素曰：鄭注奸猾無雙，卵殼不除，使成羽翼，必為國患。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，宏楚請以中尉意注偽有疾，召使治之，因而擒之。元素以為然，召之。注至，螻屈鼠伏，佞詞泉湧，元素不覺執手款曲，諦聽之忘倦，厚遺金帛而遣之。太和八年，守澄引注見文宗於浴堂門，賜錦彩。是夕彗星出東方，長三尺，光芒甚繁。

崔允召朱全忠自助，全忠自岐下還河中，允謁於渭橋，捧卮上壽，持板為全忠唱歌詞，贊其功業。史以為自古與盜合從，覆亡宗社，未有如允之甚也。

江南李璟取湖南，遂謂諸國指麾可定。魏岑侍宴，言：臣少游元城，樂其土風。俟陛下定中原，乞魏博節度使。唐主許之。岑趨下拜謝。其主驕臣佞如此。

蜀右補闕章九齡，見蜀主言：政不治，由奸佞在朝。蜀王問奸佞為誰，九齡指李昊王昭遠以對。蜀主以詆毀大臣，貶九齡維州錄事參軍。